

北京城市井的粗俗痞子幼儿与爱情的浪漫优雅共存。

这是一本让人想起初恋，边看边笑，边看边哭的书。

探盘学的 田园

方向
著

作家出版社

茅盾文学奖
获得者
陈忠实
柳建伟
著名评论家
雷达
金牌编剧
高满堂
王宛平
陈枰
联袂推荐

冯石王
唐康朔
之后又一位
『新京派』
小说顽主
方向



木
不
的
手
園
儻

作家出版社

方向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操盘手的伊甸园 / 方向 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5. 5

ISBN 978-7-5063-7955-7

I. ①操… II. ①方…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73863号

操盘手的伊甸园

作 者: 方 向

责任编辑: 韩 星

装帧设计: 视觉共振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5 × 210

字 数: 230千

印 张: 10.75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7955-7

定 价: 32.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录

6

第一章
设局

19

第二章
花祭

28

第三章
黑白道

39

第四章
底牌

47

第五章
红尘颠倒

55

第六章
开炉炼金

62

第七章
意乱情迷

76

第八章
梦魔伊甸园

88

第九章
崩溃

95

第十章
暗门之恨

106
第十一章
记忆碎片

141
第十三章
经典谋杀

161
第十五章
心因性失忆

183
第十七章
撕裂旧爱

208
第十九章
夜半惊魂

122
第十二章
裂变

151
第十四章
和自己恋爱

176
第十六章
猫鼠争上游

196
第十八章
心灵捕手

229
第二十章
情到深处

246
第二十一章
跳入陷阱

270
第二十二章
刻骨之痛

283
第二十三章
无法和解的阴影

287
第二十四章
杀与虐

304
第二十五章
和爱诀别

311
第二十六章
复仇

321
第二十七章
脱罪与渴望

337
第二十八章
绝路

序言

做一个会讲故事的人

作家的想象力是有限的，然而生活却能给作家提供无限丰富的内容。作家要是整天关在屋子里闭门造车，最容易自我膨胀，等他回到生活中，这种膨胀就会被戳破，就会遭遇窘境和难堪。

现在有些编剧不会从生活中找素材，要么住在宾馆里胡编乱造，要么见面扎堆，胡吹海聊一通。他们端着可口可乐，穿着拖鞋摇摇晃晃，打哈欠都带着空调味儿，写出来的东西脆弱得像玻璃一样，被生活的大手轻轻一碰就碎了。这样能写出好故事吗？

方向是个有生活经历的人，他当过工人，做过销售员，后来转战金融行业成了一个操盘手。有生活经历的人身上都藏着故事，就看他是否愿意讲给人听。一个在股市上叱咤风云的人，在异国他乡对着一盏青灯，守着一方寂寞，愿意给大家讲故事听，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我就是个爱讲故事的人。

当年在瓦窝公社陈店大队插队时，我是赫赫有名的故事大王，从《三侠五义》到《基督山伯爵》，古今中外的故事讲得绘声绘色，周围公社的知青都赶着马车来请我到知青点讲故事。我坐着马车在公社之间“巡回演出”，一开讲便座无虚席，报酬

是几捆黄烟。

中国有讲故事的传统，《三国演义》《水浒传》最初都是说话的话本。唐代诗人李商隐在《骄儿》一诗写道：“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说明当时的百姓很喜欢听三国故事。

说书人又叫搏君人，目的是为了搏君一笑，他们最喜欢讲述古代传奇故事，百说不厌。历史上有名的说书人叫柳敬亭，明末清初的史学家、思想家黄宗羲在《柳敬亭传》一文中写道：“敬亭既在军中久，其豪滑大侠、杀人亡命、流离遇合、破家失国之事，无不身亲见之。且五方土音，乡俗好尚，习见习闻。每发一声，使人闻之，或如刀剑铁骑，飒然浮空；或如风号雨泣，鸟悲兽骇。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有非莫生之言可尽者矣。”由此可见，这个柳敬亭有多厉害。他还善于在说书时加入社会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和个人爱憎，“说至筋节处，叱咤叫喊，汹汹崩屋”。

当下，不会讲故事、不会写故事的作家或是编剧大有人在。

一个作家或是编剧，到最后拼的就是故事储存量。故事从哪里来？有两个渠道：一是你要做一个有心人，一个有意的倾听者，多听人家讲故事，第二个就是自己去发现故事。

写《闯关东》在黑龙江搜集素材时，正赶上寒冬，天黑得特别早。我吃完晚饭就随便钻进一户农家，跟这家人坐在炕上，一条大棉被盖着腿，一筐一筐的瓜子和花生端上来，大家在灯下边说故事边嗑瓜子、花生。这可真是平常听不到的，对于一个有心收集素材的人来说，真是天大的好机会，故事一个接着一个，听着听着就睡着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发现鞋找不到了，全让花生壳和瓜子壳给盖上了，想想这一晚上得听到多少故事？

什么是故事呢？

突如其来的事件打破了生活逻辑和情感逻辑，这两个逻辑破碎了以后，剧作家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一堆碎片重新捡起来给它拼贴好，使它变得更耐看、更好看，这是故事的概念。

方向是北京胡同里长大的孩子，在大杂院里家长里短、鸡零狗碎的故事一定听了不少。尤其是改行做了操盘手，他面对股市的尔虞我诈，一定有很多感慨和触动。金融业是一个神秘的高风险行业，这个地界的逻辑是弱肉强食，操盘手只有苦练操盘功夫，提高实力，才能不被淘汰。

方向将自己的人生故事融入到小说里，融入到夏克明这个人物身上。好故事和好人物是撑起一部好电视剧的两根支柱，虽说电视剧是通过故事来表现的，我还是认为人物为王。小说男主角夏克明时而自信，时而自卑，始终在矛盾的漩涡里挣扎，他敏感多疑，既追求纯真的爱情，又放荡不羁，是一个都市边缘人，也是一个矛盾复合体。

方向有志于向影视方面发展。我认为，要想做一个编剧，要实现编剧的梦想，必须有抗打击、抗毁灭的能力，学会真功夫！

现在，他远离了北京的喧嚣繁杂，在加拿大渥太华心平气和地写他感同身受的故事。身上藏着故事的人一旦决定写故事，肯定与众不同，很有看头。这个故事是否精彩，我说了不算，要让读者来评判。

高满堂

2015年3月25日

目录

6

第一章
设局

19

第二章
花祭

28

第三章
黑白道

39

第四章
底牌

47

第五章
红尘颠倒

55

第六章
开炉炼金

62

第七章
意乱情迷

76

第八章
梦魔伊甸园

88

第九章
崩溃

95

第十章
暗门之恨

106 第十一章
记忆碎片

141 第十三章
经典谋杀

161 第十五章
心因性失忆

183 第十七章
撕裂旧爱

208 第十九章
夜半惊魂

122 第十二章
裂变

151 第十四章
和自己恋爱

176 第十六章
猫鼠争上游

196 第十八章
心灵捕手

229 第二十章
情到深处

246 第二十一章
跳入陷阱

270 第二十二章
刻骨之痛

283 第二十三章
无法和解的阴影

287 第二十四章
杀与虐

304 第二十五章
和爱诀别

311 第二十六章
复仇

321 第二十七章
脱罪与渴望

337 第二十八章
绝路



第一章
设局

走出电梯间，楼层低矮，夏克明顿感压抑。他跟着姚珍爱向右拐。

头顶上，石棉天花板已显暗旧，方方正正地嵌在铝条框中。透过磨砂的塑料隔罩，白炽灯管散发出无精打采的光芒。远处墙上狭小的灯箱，灰蒙蒙的好似墨镜黯然无光。及至近前，才看出“安全出口”的字样。

刚走过卫生间，从天花板凹陷的灯罩里传来镇流器“吱吱”的噪音，头上的灯管闪烁几下，黑了。夏克明仿佛得到不祥的暗示，猛地回头，扫了眼身后空空荡荡的楼道。

他们经过几扇黑洞洞的公司玻璃门，来不及定睛细看，已匆匆擦身而过。

姚珍爱黑色锥形的鞋跟儿细细长长，敲击着豆绿色玻化砖地面，发出暧昧撩人的勾魂声，回响在寂静的楼道里，清脆异常。她的臀部被短裙紧裹，左右左右地凸显，夏克明涌起猛踹一脚的歹意。

姚珍爱停住脚步，在拐角处的门禁上输入四个号码，猛地推玻璃门，门只轻微地颤悠了一下。她“啞”地吸了口气，夏克明皱起眉头。

“我是来做爱的，可不是来做贼的。”

他的目光离开门禁，借着楼道的光线，探头朝内细看，只见迎门的背景墙上“装饰工程公司”几个金字。

门锁发出的声音像人急促的轻咳。姚珍爱果断地推开玻璃门，夏克明侧身跟进去，转身合上门。远处，闪出个保安，身穿灰色制服犹如出土的兵马俑，戳在那里注视着他们。

黑暗中，姚珍爱的影子向前快速移动。

“这是哪儿？开灯啊！”夏克明感觉自己好似走进黑黢黢的洞穴，影影绰绰中随着她停下脚步。姚珍爱在漆皮黑包里窸窸窣窣地摸着。

当夏克明沐浴在一片光亮中的时候，眼前是个俗不可耐的铜鼎，摆放在宽大的老板台正中。椭圆形绿油油的玻璃镶嵌在圆鼎的肚脐上，好似丑八怪脸上的眉心痣。

姚珍爱面色潮红，双眼亮晶晶的，白嫩的细手为自己脸颊扇着微风，又在轻拢发梢间，飘送给他一个带着笑意的眼神，黑包顺手扔在磨砂的黄色牛皮沙发上。

“这是哪儿？”夏克明又问了一遍。

“你猜猜？”姚珍爱轻轻撩起裙摆，坐到沙发上，显得格外娇小。露出挑逗的神情，故意避而不答，存心拨弄着夏克明的好奇心。

一米见方的“钟馗捉鬼”图镶在棕色木框里，实拍拍地紧贴墙壁悬于沙发之上。钟馗捋着黑楂楂乱糟糟的胡子注视着夏克明。他感到肾上腺分泌被有效抑制。姚珍爱侧身仰头，对着钟馗露出厌恶的神情。

“这他妈是哪儿？塑料的！”夏克明掂掂手里的铜鼎，虽然硕大，但屁轻屁轻的。

姚珍爱起身，走到大班台后面，从抽屉里翻出个粉色避孕套，“天然橡胶的，比比大小！”

“问你呢，这是哪儿？”夏克明有点动气了。

“办公室，我老公的。”随着她的回答，扔过来的避孕套掉进了铜鼎中。

“我靠，太刺激了！”夏克明一屁股坐在身前的黑色扶手椅里。

“害怕了？”姚珍爱绕过大班台，踩着一字步，缓缓地贴上来，双手托起夏克明冷峭的脸颊，黑丝袜包裹的大腿插入他的两

腿之间。

“我不怕，我肾怕。”夏克明一手环抱着她的细腰，一手揉捏着姚珍爱胸部挺拔滚圆的肉弧。她灼热逼人的双唇压了上来。

“咣当”一声异响，姚珍爱忽地直起身子，夏克明从她的上衣里抽出手也迅即站立，硬硬地推开她。两人对视了瞬间，夏克明的眼珠转动了两下，凝神静气分辨着刚刚惊扰之声的音源。

“是隔壁？”夏克明说。

姚珍爱脸色泛白，抻平上衣，轻轻滑步到房门前，门缝开启了一道黑线。

夏克明猛地拉开门，推开姚珍爱，站到门外。他还未看清眼前的一切，一团黑影蹿到面前，小腹被凶狠地猛踹了一脚，身体似被迎空抛起的石块，瞬间失重。尖利的痛感似电流激射全身。

夏克明张开双手，向后快步跌去，身后的大班台硬硬地顶住他的后腰，忍住被桌沿硌得火烧火燎的疼，勉强起身站稳。

惊恐中，长着豹眼的小个子走进光亮里，朝他逼过来，夏克明趁着姚珍爱上前阻挡小个子的间隙，强忍剧痛，快速调整位置，站到沙发前。

“龟孙出来，外面宽敞！”小个子大吼道，拨拉开姚珍爱，自己先退了出去。

“我老公。”姚珍爱看着夏克明，嘴里咕嘟着。

夏克明迟疑片刻，攥紧拳头跟了出去。

“朋友，开开灯，商量个说法行吗？”夏克明盯着眼前只到自己下巴的小个子。

“打你龟孙，就是说法！”

夏克明挡开近至鼻尖的直拳，右下巴袭来的剧痛却覆盖了全部的知觉。他摔倒在地，脑袋里像装了四个螺旋桨，嗡嗡作响。又是一声撕心裂肺的闷响，眼眶肯定被踢爆了。他紧紧抓住最后

一线尚存的意识。

“跑！快跑啊！”

是姚珍爱的喊声。夏克明借着屁股上挨了一脚的助力向前扑去，奋然起身，踉踉跄跄地奔逃。门好像变换了位置，已近在咫尺，他却怎么也拉不开，眯着眼努力细看，操他妈！不是门，是门，是一个展示柜的大玻璃门。

身后重重的脚步声裹挟着高跟儿鞋的声音，相互间杂沓缠绕。

“你怎么这样啊？算了！”

“靠类（你）娘了！”

夏克明瞥见楼道里惨白的光芒。他磕磕绊绊地扑过去，重重拍击墙上的开关，夺门而出。

身后传出姚珍爱的叫喊声和小个子带着河南口音的咒骂。

二

屋顶垂下的灯泡罩在锥形的塑料筒里。夏克明和曹剑两个脑袋投下黑黑的阴影，在狼藉的小餐桌上晃来晃去，间或又落到地面上。

“不要上网钓女人，你偏不听。”曹剑的眼珠子被酒精烧得又红又亮，伸手按住盘中的稻香村熏鸡，又狠狠地撕下最后一个鸡腿。吐出舌头，舔舔油亮的鸡皮，嘴里吧唧两声，咽下口水。

“网络不是好东西，再过二三十年，危害大了去了。那是地球公开的档案馆。彼此间，没遮没挡，一目了然。”曹剑嘴里嚼着肉，含混不清地说：“男女生交朋友，双方家长上网互相搜索，我靠！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女生老妈当年是破鞋，风骚艳照百看不厌；男生老爸以权谋私搞破鞋，一桩桩、一件件，引人人胜……”

曹剑端起酒盅，被自己逗得浑身乱颤，眼睛里水汪汪的，左耳朵上的小肉瘤泛出鲜红的血色。

夏克明一言不语。此时，他突然觉着右侧的上槽牙被姚珍爱的老公打松了。小心翼翼地用舌尖轻轻顶顶，真的有点活动，心中骤然一紧。再顶顶左边的槽牙，似乎也有点松动，再顶顶右边的，好像又不动了。

曹剑举杯示意，夏克明没搭理他，夹起一粒油炸花生放到嘴里，右槽牙毫不费力地将颗粒碾成花生碎。紧接着被一杯白酒送入肚中，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曹剑依旧坐在对面喋喋不休。

“你也够屌的，让一小矮人给揍成烂酸梨了，要是我，把胳膊伸直了，让丫跳，跳起来都够不着。不过这小矮人倒真是位壮士，把我多年的夙愿实现了，当年上中学，要有人这么臭扁你一顿，立马在东城美术馆一带就玩响了。”

“你丫喝高了吧？”夏克明将酒盅重重地墩在桌上，用手按按右眼眶上的纱布包。昨晚上绽开的皮肉被五针缝合在一起，从分裂到闭合时时感到袭来的锥痛和刺刺的痒。

“我喝点儿话多，但都是实话，你好色，胎里带的。小学我就看出来。你二年级转学过来，我靠，没两天就和咱班那几个三道杠、二道杠的小丫头腻上了，一到课间，好嘛，原来挺文静的小女孩让你追的满楼道乱跑，那叫疯。

有一次，在楼梯口，我看见你被那几个小女孩摁在楼下拐角滚成一团，哥们儿的心都碎了。什么是嫉妒？什么是恨？那一刻全懂了。”

曹剑痛苦地皱着眉头，伸长脖子拱出个酒隔，搓搓血红的兔眼，“你丫其实长得也一般，真一般。小时候胡同里的大人都说你眼睛长得好看，其实眼皮还没我双呢！嘴唇倒挺男人的，但一看就是色鬼！我一米七五，你一米七四，比我还矮……”曹剑醉

眼朦胧中用手愤恨地拿捏着一厘米的分寸，晃晃悠悠地站起来。

“夏克明，除了这破一居室，你还有别的房子吧？”曹剑指着他大声质问。

“我给老太太买了个房，有时住在那边，怎么了？”

曹剑瞪着一对血红的兔眼审视着他，“我知道，你发财了，截长补短仁鸡俩鸭地玩着。鱼翅鲍鱼不请我吃，拘在这破一居室弄点小菜糊弄哥们儿，我去洒洒水。”

“你丫才玩鸭呢，出去吐！”夏克明探身一把攥紧曹剑的衣领子拽向房门。房门撞开的同时，俩人看见楼下老张头踟蹰欲离的窘状。

“多大岁数了？好奇心还这么强？”曹剑喷出满嘴的酒气。夏克明死死拽住他的脖领，曹剑迤迤歪斜地挣脱着，粗脖红脸地大吼大叫。

“听一次贼话易，一辈子扒黑门听贼话难。老，老……”

枯枯瘦瘦的老张头被呛得咧着干瘪的嘴直眨巴眼。

“进屋，屋里没破鞋，您去买张毛片看看……”曹剑啾啾哑哑没完没了地说着。

“你妈找不到你，给我打电话说她快死了，让你回去看看，不孝的玩意儿，作死吧！”老张头留意地看着夏克明的眼眶。

夏克明松开手，曹剑忽地跌倒到老张头身上，

“这酒味！……”老张头两只干枝似的胳膊立刻胡乱地推搡起来。

曹剑从深喉处舒畅地“哇”了一声，恶臭蔓延弥散，老张头绝望地大叫：“不孝的玩意儿！”枯树乱摇，疯似的捶打曹剑，反被曹剑更加紧紧地抱住。

夏克明看着老张头背上大片的污渍，贴满了胃部深加工后色彩斑斓的渣渣沫沫，幸灾乐祸地大喊：“本朝以孝治天下，没有